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二十七八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竺清泰

謄録監生臣孫晋元

篆字謄録監生臣鮑汀

繹史卷二十七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宣王中興

史記共王崩子懿王囏立紀年懿王名堅元年天再旦于鄭○大紀云王室始衰徙都槐里

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

漢書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據此采薇爲懿王之詩矣○沈約曰懿王之世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

共其職諸侯於是攜德

史記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為孝王紀年孝王七年冬大雨雹江漢冰牛馬死是年厲王生　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為夷王○按禮記王始下堂而見諸侯　紀年夷王二年蜀人呂人來獻瓊玉賓于河用介珪　六年王獵于杜林獲犀牛一以歸　七年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冬雨雹大如礪　八年王有疾諸侯祈于山川王疒〈疒+步〉　帝王世紀夷王十六年崩

夷王崩子厲王胡立

詩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

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民
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
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民亦勞
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
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民亦勞止汔
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
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民亦勞止汔可小
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

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天之方懠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

亂蔑資曾莫惠我師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
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价人
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
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
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
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
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

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内侯作侯祝靡届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羮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

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為

謀為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

言不能胡斯畏忌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詩序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板凡伯刺厲王也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鄭譜以小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此四篇為刺厲王之詩序既不然今仍從序

周書芮伯稽古作訓納王于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稽道謀告予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民歸于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讎茲言允効于前不遠商紂不道夏桀之虐肆我有家嗚呼惟爾天子嗣文武業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顧道王不若專利作威佐亂進

禍民將弗堪治亂信乎其行惟王暨爾執政小子攸聞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雝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后惟其怨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嗚呼原闕如之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為事不勤德以備難下民胥怨財單竭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不其亂而以予小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惟王之患其惟國人嗚呼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洗爾

心改爾行克憂往愆以保爾居爾乃瞶禍翫烖遂弗悛
余未知王之所定矧乃口口惟禍發於人之攸忽於人
之攸輕口不存焉變之攸伏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
苟安爵以賄成賢智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得厥
求唯曰哀哉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
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寔蕃
有徒王貌受之終弗獲用面相誣蒙及爾顛覆爾自謂
有餘予謂爾弗足敬思以德備乃禍難難至而悔悔將

安及無曰予為惟爾之禍

國語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

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史記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史記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　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決

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

三年乃流王於彘史記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　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為懟而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

史記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

魯連子衞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于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為宣王而共伯復歸國于衞也

呂氏春秋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内皆以來為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紀而天下皆來請矣 紀年共伯干王位沈約注云大旱既久廬舍俱焚會汾王崩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為祟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共和遂歸國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不怒逍遥得志於共山之首○莊子稱共伯得乎共首亦指此也諸書多言共伯和史記獨言周召共政未知孰是

史記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

漢書宣王興師命將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引詩前二句見六月篇後二句見出車篇是出車亦宣王詩也然史記匈奴列傳又以二詩在襄王之時所未聞也

宋符瑞志白狼宣王得之而犬戎服

詩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

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

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
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
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
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鴥彼飛隼
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
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
闐闐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
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

征伐玁狁蠻荆來威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采芑宣王南征也　薛君章句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劒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　韓詩傳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衡牙蠙珠以納其閒

江漢浮浮武夫滔

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

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赫赫
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
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
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
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
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
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詩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

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

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
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
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
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
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
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
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
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
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
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
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
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
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修
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

章簟笰錯衡玄衮赤舃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
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
有且侯氏燕胥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
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
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
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
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溥彼

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黄羆詩序崧髙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琴清英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苛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惟念養親揚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琴操履霜操尹伯奇所作也伯奇無罪為後母讒而見逐乃集芰荷以為衣採楟花以為食晨朝履霜自

傷見放於是援琴鼓之而作操曰履朝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孤息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此愆痛歿不同兮恩有偏誰能流顧兮知我冤曲終投河而死　伯奇放于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乃作歌以言感之宣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于野而射殺後妻○別本與前異　說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後母欲其子立為太子說王曰伯奇好妾王不信其母曰令伯奇於後園妾過其旁王上臺觀之即可知王如其言伯奇入園後母陰取蜂十數置單衣中過伯奇曰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遥見乃逐伯奇○劉放曰是尹吉甫事王國未詳　論衡伯奇放流首髮早白○孟子注云伯奇作小弁之詩曹植云尹吉甫殺伯奇其弟伯封作黍離之詩

詩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

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嚻嚻建旐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黄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

侯戓羣戓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賔客且以酌醴詩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石鼓文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我馬既駘君子爰獵爰獵爰遊麀鹿速速君子之求𢊍𢊍角弓弓玆以時我驅其時其來趩趩𢐗𢐗㚖㚖即御即時麀鹿趚趚其來大𡘋我驅其僕其來趪趪射其豜屬。駘戓作騂趚戓作趀豜

或作潲　汧也泛泛丞彼淖淵鰋鯉處之君子漁之漫漫有藻其游趲趲白魚皪皪其葅底鮮黄白其鯿又鮒有鮊其胡孔庶臠之䡕䡕洋洋趙趙其魚惟何惟鱮惟鯉何以槀之惟楊及柳○淖或作潮槀蘇氏作贯恐誤　田車孔安鋚勒騂騂六師既簡左驂旛旛右驂騝騝我以隮于原我戎止陸宫車其寫秀弓時射麋豕孔庶麀鹿雉兎其原有旃其戎奔奔大車出洛惡獸白臭我執而勿射多庶趚趚君子乃樂○六師鄭作我衆臭或作旲或云古文澤白澤獸名薛氏作畁字鄭氏疑即畀字

帥彼鑾車忽逮填如秀弓孔碩彤矢𢎟𢎟四馬其寫六轡沃若徒駢孔庶廓騎宣博𨖫車載道如徒如章原隰陰陽趍趍六馬射之簇簇有𪊍如虎獸鹿如兕怡爾多賢循禽奉雉我免允異○廓或作廓鄭氏作鄂博或作博今按石篆以作搏如徒之如或作戎

我來自東霝雨奔流逆湧盈盈渫隰君子既涉我馬流汧汧也洎妻丞士駕言西歸舫舟自廓徒駢逴逴維舟以道或陰或陽极深以户出于水一方丞徒徨止其奔我以阻其乃事霝雨上古文苑有蔞蔞二字洎淒二字古文苑俱有重

文
宣猷作原作周導遄我辭攸除帥彼阪田芥為世里希微戫戫乃罟漆栗柞棫其拔櫠格庸庸鳴條亞箬其華何為所斿鬆鬆水盩導旨樹幽晤○阪舊作阹芥䌛氏作卉字戫䌛氏作徵庸或作遺鬆䌛氏作憂鄭氏作夔徒我嘽嘽然而師旅填然會同有繹以左戎障弓矢孔庶滔滔是熾射夫寫矢具奪舉牟其徒旴來或羣或友悉率左右燕樂天子來嗣王始振振復古我來攸止○章氏云旅字下磨滅二字施氏云左下有騋字旴鄭氏音吁䌛氏作肝非彼走驕驕馬庶哲哲華華雉皰位多庶微我

師氏憲憲文武可其一之 我水既淨我道既平我行既止嘉樹則里天子永寧日惟丙申旭旭杲杲我其旁導乘馬既迪𣪠夏康康駕彼四黄左驂騻騻右驂駃駃戎戟以奕汝不埶德旛翰黎黎旖旎施施公謂大來余及如兹邑曷不余及○雩潘氏作用𣪠章氏作敕駃駃下潘氏作識 虞人憐亟朝夕儆惕載西載北勿掩勿伐若而出奇進獻用特歸格埶祖告于大祝禘嘗受享致其方埶寓逢中囿孔庶麀鹿原隰既坦疆理鱕鱕大田不搜君子何求有謀

有始周爰止于是

若或云畢字貙或作蕃鄭氏云即疃字　右今文

遖車既王遖馬
既同遖車既孜
遖馬既駐君子
員還員存麀麀
逨君子之求綿
卣弓兹吕寺遖
敺其時其來趯
趚簧即遖即時
麀麀趚其來大
埊遖敺其樣其
來趙射其猾蜀

右一○辟尚功作第八鄭熱作
第三施宿作第一今從施讀法
音訓巳見今丈餘放比　文六
十六重文十共七十六字一十
九句　按元至元中滑迪音訓
云卣上闕孫字趪上闕來字今
全闕者五宇半闕者三字餘皆
可辨識諸家孫作綿趯作趚此
其不同也

汧殹河〻丞㞋淖淵
鰋鯉處㞢君子漁〻
㞢澫〻又鯊其斿趱〻
帛魚鱳〻其盜氏鮮
黃帛其鯾又鱄又
鮊其胡孔庶䜌㞢
㲋〻逳〻趯〻其魚隹可
隹鱮隹鯉可吕橐
㞢隹楊及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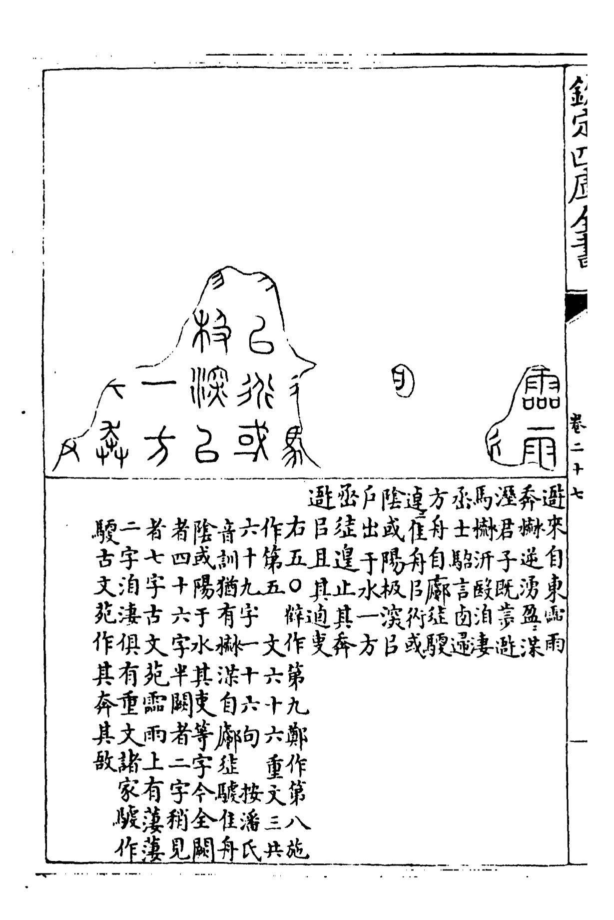
右二○辪作第五鄭作第一施
作第二 文六十一重文七共
六十八字一十七句 按潘氏
音訓云㞢上闕橐字滿字無重
文十鼓中唯此完好令全闕者
十五字半闕者十二字稍見者
三字諸家滿有重文

田車孔安鋚勒駍二
六帣既簡左驂旛二
右驂騝二遊㠯陖于
邋遊戎止陕宮車
其寫秀弓寺弜麋
豕孔㞙鹿鹿雉兔
其邋有斾其戎遯二
大車出各亞獸白
奥遊執而勿弜多
㞙趮二君二子適樂

右三○辭作第三鄭作第四施亦作第三文六十九重文五共七十四字一十八句按潘氏音訓云勒下偏旁從馬當有重文作駍駍六帣作遊衆遊下闕戎字其下闕戎字遯下闕重文大下闕車字亞下闕獸白字奥下闕遊字令全闕者七字半闕者六字稍見者一字勒既半闕下順不類馬旁世訓爲止亦未必然也

卽㞋鑾車桒敕眞
如秀弓孔碩彤矢
䍒〻四馬其寫六䜌
沃若徒駿孔㞋廓
騎寷博𡿪車飢衍
如徒如章邍涇陰
陽趍〻六馬汲出鉃〻
又驅如虎獸鹿如
冢台邇多賢迪禽
耑雉避兕允異

右四◯薛作第四鄭作第五施
亦作第四　文六十九重文三
共七十二字一十八句　按潘
氏音訓首闕卽㞋二字眞下闕
如秀二字矢下闕沃若二字廓
下闕騎字博作搏如徒之如作
戎鉃下闕又𤝞二字如下闕冢
台邇三字禽下闕耑雉避兕四
字今全闕者二十一字半闕者
十五字稍見者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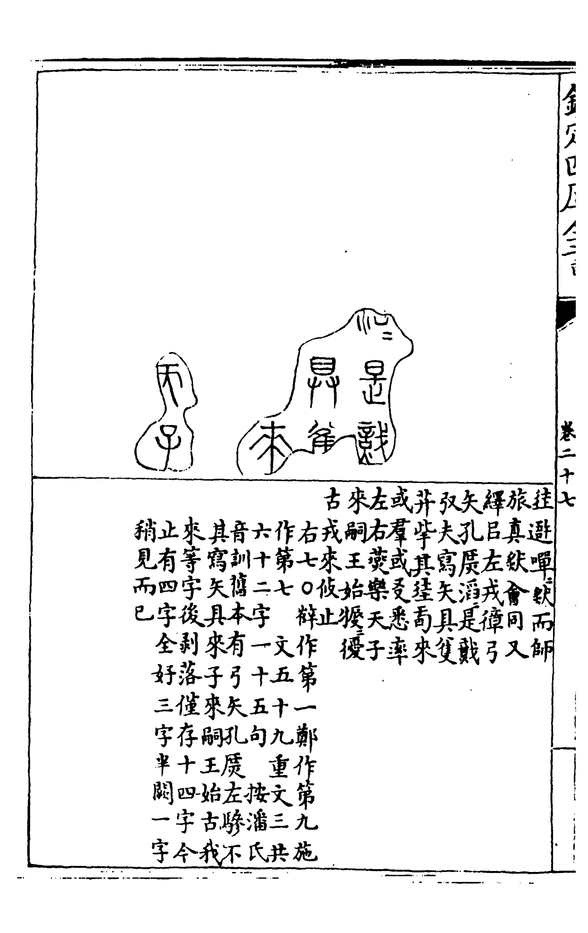


避來自東霝雨
奔𣡦逆湧盈渫
溼君子既蒉避
馬𣡦汧殹洎淒
丞士駱言囱遥
方舟自鄺徒駿
連隹舟吕衍或
陰或陽极湀吕
户出于水一方
丞徒逴止其奔
避吕且其適叓

右五○辟作第九鄭作第八施
作第五　文六十六重文三共
六十九字一十六句　按潘氏
音訓猶有𣡦渫自鄺徒駿隹舟
陰或陽于水其叓等字今全闕
者四十六字半闕者二字稍見
者七字古文苑霝雨上有蔞蔞
二字洎淒俱有重文諸家駿作
駿古文苑作其奔其敔

寷猷作遵作周導疑我𩰫攸除帥𡰥阪田芔為出里希微㦸逌周黍𣡕柞棫其拔機格鬲鳴榮亞箬其孚可為所存髻水盩導言鼓丝音

右六○薛作第七鄭作第二施作第六　文五十二重文三共五十五字　按潘氏音訓阪作[illegible]莽作莽織作識此鼓每行僅存四字而上皆闕二三字五代之亂散落民間穴空以為臼故所存者皆斷續不成文今亞為盩音字皆半闕



徒旅繹矢弜并或左來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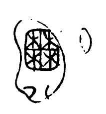
遊嘽馱兩師
真鈇會同又
吕左戎德弓
孔質滔是戴
夫寫矢具隻
𡴀具達胄來
羣或爰悉率
右焚樂天子
嗣王始獿獿
戎來彼止
右七○辯
作第七
六十二字
音訓舊本
具寫矢具
來等字後
止有四字
稍見兩已

作第一鄭作第九施
文五十九重文三共
一十五句 按潘氏
有弓矢孔質左駿不
來子來嗣王始古我
剥落僅存十四字今
全好三字半闕一字

㫗歪騎〻馬廣晳〻
旁〻雉邑大〻多屄
微戎師氏憲〻文
武可其一㞢
右八〇辭作第六鄭作第七施
作第八　文二十三重文四共
二十七字　按潘氏音訓云施
氏墨本有敀走驌驌馬麛晳若
雉立具一之心十四字余家蓋
本止微字存諸家無心字今此
鼓磨減無文

避水既瀞避
衛既兮避行
既止嘉敼劓
里天子永宎
日住丙申旭〻
杲〻避其雩衞
𦵦馬既迪敹
叀康〻驕屍四
黄左騂驖〻右
騂駃〻戚戟
奔女不𣏌吕
旛𩍎霸〻𣵀悳
旞〻公謂大斿
余及如兹來
周不余及邑

右九○薛作第二鄭作第十施作第九　文七十四重文七共八十一字二十句　按潘氏音訓衟上有避字雩作用敹作敕戟作識女作如大來作天子由其字剥落難辨定也今全闕者二十四字半闕者七字



吳人悆亟朝夕慭惕
覿卣覿非勿寍勿伐
嵍而出奇進獻用特
遝格埶祖告于大祝
禘嘗雯𥁕致其方埶
寓逢卑闢孔㞕麀鹿
遷灋既坦彊理驕大
田不揆君子可求又
謀又始周爰止于是

右十〇辭作第十鄭作第六施作第十　文七十二重文一共七十三字一十八句　按潘氏音訓尚存吳人㦤亟載西載北二句戍文并而用享𢨋盜逢中闢孔鹿遊其驕大求又是等字令止一又字全大字小而少低疑非全文半闕者六字而巳

○石鼓詩十章周宣王獵碣也或云文王之鼓至宣王時刻詩或云成王大蒐于岐山之詩也詩於體屬小雅相傳為太史籀書　漢書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

詩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椓之槖槖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

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

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詩序斯干宣王考室也無羊宣王考牧也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詩序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韓詩傳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堵接五堵而為雉

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
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
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
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旱既大甚
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
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大甚則不
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
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既大甚滌滌山川

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詩序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

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前編在六年大紀連年書旱

列女傳周宣姜后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常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之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茍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有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君子

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行夫禮后夫人御于君以燭進至于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進御于君雞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前編引云卒成中興之名為周世宗　琴錄周宣王有琴曰嚮風背銘云牆有耳伏寇在是武王之遺器也宣王每朝姜后輒以此銘援琴奏宣王於是益兢兢不忘

詩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詩序庭燎美宣王也因以

之箴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詩序鶴鳴誨宣王也

國語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龢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庬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

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

民畢從乃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鼓帥音官以省風土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

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龢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龢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史記附十二年前編因之紀年三十年有兔舞于鎬京三十二年有馬化為人三十七年有馬化為狐

詩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詩序沔水規宣王也 後漢書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晉人敗北戎於汾隰戎人滅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 史記自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為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

國語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宣王

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大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藉蒐於農隙耨穫亦於藉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

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前編料民在四十年

詩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遥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黄鳥黄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黄鳥黄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黄鳥黄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成不以富亦秪以異詩序祈父刺宣王也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黄鳥刺宣

王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數術記遺周宣王時有人採薪於郊閒歌曰金虎入門呼長精吸玄泉時人莫能知其義老君曰太白入昴兵其亂

列子公儀伯以力聞於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

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故學視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

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雌雄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

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紀渻子為周宣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可鬬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列子大抵寓言耳

說苑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
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
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
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
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
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
杜伯左儒死之
墨子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

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田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而死周春秋周杜國之伯名為恒為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恒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其友左儒爭之九諫而王不聽王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左儒死之杜伯既死為人見王曰恒之罪何哉名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司工錡為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

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為人而見柰何皇甫曰殺祝以謝焉又無益也皆為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柰何以為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于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司工錡為左祝為右朱衣朱冠起於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伏於弓矢而死○國語云杜伯射王于鄗注引周春秋其文不悉顔之推究魂志所引頗詳

史記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宫湼立

周自懿王之世王室遂衰孝王封非子為附庸邑於秦秦之有國自此始夷王陵替下堂而見諸侯諸侯更相侵伐而楚僭王號於江漢之間厲王之初立也

諸侯畏之荆楚自去其王三十年閒天下無事周室尚可為也乃專利恣虐所任者榮夷衛巫纒公長父之流羣小用事而召穆芮伯交諫不聽大雅規制充耳罔聞卒致民不堪命聚而作難相與攻襲厲王王奔於彘此民變之始也彘在河汾之閒詩人謂之汾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共和行政共和云者不知周召之共政與抑共伯之干位與是時天子曠紀内難不興外變不作海内寧謐謂非大臣秉國居中而善

馭乎文武成康之德澤入人深乎垂法之可守封建之交相持乎宣王長而嗣位二相輔之勤身修政天下宗周時則北伐玁狁有文武之吉甫南征蠻荆有壯猶之方叔召虎奏江漢之勲南仲佐淮浦之烈詩人美大其功采芑六月諸篇所由作也爰命仲山甫錫韓侯褒申伯修内攘外復文武之竟土蒐田復古考牧築室又能遇災知懼側身修行是以王道爍然復舉成中興之烈為周世宗焉從來國家之興必起

於憂危其衰也常由於逸豫人主之勤惕多生於患難而懈怠恒積於晏安宣承厲王之亂恐懼克勵所以興也怠其後天下安寧深宮晏起宣王之志荒矣於是不藉千畝料民太原立魯侯不以適殺杜伯而非其罪所為如此安得而不復衰幽王繼之不數年而君弑國亡周遂東遷一蹶不復起矣夫人君撥亂反正必百倍其功救弊振衰然後可以持久而宣王末政如是其何以長世世蓋非有初之難而克終之難

也傅曰夷厲宣幽而貪天禍豈無謂哉

繹史卷二十七

繹史卷二十八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列國傳世

魯姬姓侯爵周公子魯公伯禽封於曲阜傳至隱公元年為春秋託始

史記魯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帝王世紀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漢書魯公伯禽推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而薨故傳曰燮父禽父並事康王言晉侯燮魯公伯禽俱事康王也子考公就立酋○又言酋者諸說名字或不同也下倣此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謂煬公漢書考公即位四年及煬公熙立○及者兄弟相及也下倣此煬

公築茅闕門六年卒子幽公宰立（世本煬公徙魯　漢書煬公即位六十年子幽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漢書幽公即位十四年及微公茀立潰）魏公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漢書微公即位五十年子厲公擢立翟）厲公三十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為獻公（漢書厲公即位三十七年及獻公具立）獻公三十二年卒子眞公濞立（漢書獻公即位五十年子慎公執立嗥　帝王世紀獻公三十六年）眞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眞公卒弟敖立是為武公（漢書慎公即位三十

年及武公敎立　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

國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敎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

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二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不睦

史記夏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為懿公漢書武公即位二年子懿公被立戲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弒懿公而立伯御為君漢書懿公即位九年兄子伯御立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乃立稱於夷宫是為孝公漢書伯御即位十一年叔父孝公稱立　列女傳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伯御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於宫將殺之保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於稱之處伯御殺之保遂抱稱以出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於是請周

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為孝公〇孝公之子彊是始為臧氏此輒云臧氏之寡誤也

國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

史記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是為惠公漢書孝公即位二十七年子惠公皇立〇年表惠公名弗生

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

為隱公漢書惠公即位四十六年子隱公息立凡伯禽至春秋三百八十六年　世本隱公名息姑

齊姜姓侯爵太公望封於營丘傳至僖公九年入春秋

史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世本癸公慈母古史考癸公慈心

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世本哀公不臣

詩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詩序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

警戒相成之道焉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詩序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詩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

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詩序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詩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鄭譜五詩俱屬哀公然著以下三篇序不言哀公恐未必然也

史記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紀年周夷王三年致諸侯翦齊哀公昴

禮記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仁也○檀弓

史記胡公徙都薄姑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

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脫立世本成公名說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世本莊公名贖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史記凡僖字皆作釐

燕姬姓伯爵名公封於燕九世至惠侯春秋時國小僻遠至簡公始見經傳

史記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時惠侯卒子釐侯立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頃侯

立二十四年頃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鄭侯立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繆侯七年而魯隱公元年也

宋 子姓公爵微子啓封於商丘弟微仲嗣傳至穆公七年入春秋

史記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即位湣公子鮒祀弑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厲公卒子釐公舉立二十八年

釐公卒子惠公覸立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
年卒子戴公立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十八
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十九年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
公

衛姬姓侯爵康叔封於朝歌傳至桓公十三年入春秋

史記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
嗣伯立嗣伯卒子庬伯立庬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
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

詩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詩序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而不遇小人在側

史記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頃侯立十二年

卒子釐侯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羡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諡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

詩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詩序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此言共伯蚤死非立而和殺

之也藝子古史云武公賢者無奪
適之事故史遷所載疑而不錄

史記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

詩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奥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詩序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於周美

而作是詩也

賔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賔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賔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

不知其秩賔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詩序賔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韓詩序賔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朱子曰當從韓義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無易

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顔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

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
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
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
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爾舊
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
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詩序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衛武公
不與厲王同時朱子據國語左史倚相之言以為序
稱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說見本註
史記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揚立

陳 媯姓侯爵胡公滿封于陳傳至桓公二十三年入春秋

史記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皐羊立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為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當周厲王時○胡公傳四世即及周厲王其誤可知 慎公卒子幽公寧立

詩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

婆娑其下榖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榖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詩序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亂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史記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

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

與晤歌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 詩序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史記三十六年釐公卒子武公靈立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說立夷公三年卒弟平公燮立二十三年平公卒子文公圉立文公元年取蔡女生子佗十年文公卒長

子桓公鮑立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初立

蔡 姬姓侯爵蔡叔子蔡仲封傳至宣公二十八年入春秋

史記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宫侯立宫侯卒子厲侯立厲侯卒子武侯立武侯卒子夷侯立二十八年夷侯卒子釐侯所事立四十八年釐侯卒子共侯興立共侯二年卒子戴侯立戴侯十年卒子宣侯措父立一本作考父 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

曹 姬姓伯爵叔振鐸封于曹傳至桓公三十五年入春秋

史記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宫伯侯立宫伯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雲卒子夷伯喜立夷伯三十年卒弟幽伯彊立幽伯九年弟穌殺幽伯代立是為戴伯戴伯三十年戴伯卒子惠伯兕立三十六年惠伯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殺之代立是為繆公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立

杞

姒姓侯爵東樓公封傳至武公二十九年入春秋

史記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

諝嬰公當周厲王時〇東樓公傳三世即及厲王尤誤　諝嬰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德公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立世本共公生惠公惠公立十八年生成公及桓公成公立十八年桓公立十七年〇史脱惠公一世又以成公為德公也

晉姬姓侯爵叔虞封唐其子燮改號晉傳至昭侯而别封成師于曲沃晉分為二入春秋再傳而曲沃并晉

史記唐叔子燮是為晉侯晉侯子寧族是為武侯武侯

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厲侯之子宜臼是為靖侯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

詩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詩序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

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逺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史記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為文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

楚芈姓子爵熊繹封於楚蠻傳至武王十九年入春秋

史記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䵣熊䵣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楊為後熊楊生熊渠新序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

視知石也卻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況人心乎

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閒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大戴禮記

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為無康為句亶王其中之名為紅為鄂王其季之名為疵為戚章王 世本熊庸為句袒王疵為就章王

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毋康毋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

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古史考熊渠卒子熊翔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此與史記不同宋均注樂緯云熊摯有疾不傳為後别居於夔後曰夔子也　熊延生熊勇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為後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為熊霜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而少弟季徇立是為熊徇熊徇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咢立熊咢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為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

為蚡冒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弒蚡冒子而代立
是為楚武王韓非子楚厲王有警為鼓以與百姓為戍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史無楚厲王據此是蚡冒也琴操稱卞和得玉璞以獻懷王懷王死和又獻其子平王平王乃懷王遠

祖也大誤

吳　姬姓子爵太伯之後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傳至壽夢始大魯成公七年見春秋

史記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

秦　嬴姓伯爵周孝王始封非子為附庸傳至襄公送平王東遷有功始為諸侯子文公四十

四年入
春秋

史記惡來革者蜚廉子也蚤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臯旁臯生太几太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閒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為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駱妻生子成為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為戎胥軒妻生中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

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為王王其圖之於是孝王曰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為駱適者以和西戎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

詩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詩序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史記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為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

其長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襄公為太子莊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襄公元年以女弟繆嬴為豐王妻襄公二年戎圍犬丘世父世父擊之為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七年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

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

白帝其牲用騂駒黄牛牴羊各一云。本紀云各三

詩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詩序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俴駟孔羣厹矛

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詩序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詩序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

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詩序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史記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元年居西垂宮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　文公夢黄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

用三牲郊祭白馬焉○本紀在十年　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十九年得陳寶

漢書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煇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　列異傳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怪將獻之道逢二童子謂之曰彼名為猥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以柏東南枝插其首則死矣猥亦語曰此二童子名為陳寶得其雄者王得其雌者霸於是陳倉人遂棄猥而逐童子童子化為雉飛入平林陳倉人告文公文公發大獵得其雌者化而為石置之汧渭之閒立為祠名曰陳寶雄飛集南陽秦人欲表其符故以名縣每

陳食祀時有赤光長十餘丈從雉縣來入陳倉祠中有聲如雄雉世俗謂之寶夫人祠○媪或作媦搜神記言穆公得之至文公時立祠文乃穆之遠祖其說非也又言其後光武起於南陽

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

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搜神記武都故道有怒特祠祠上生梓樹秦文公使人伐之輒有大風雨樹創隨合文公乃益發卒持斧者至四十人猶不斷士疲還息其一人傷足不能行臥樹下聞鬼語樹神曰勞乎攻戰一人曰何足為勞又曰秦若使三百人被髮以朱絲繞樹赭衣灰坌伐汝汝得不困邪神寂無言明日病人語所聞公於是令人皆衣赭隨斫創坌以灰樹斷中有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青牛出水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髻解被髮牛畏之乃入水不敢出故秦自是置旄頭騎

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賜謚為竫公竫公之

長子為太子是文公孫也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竫公子立是為寧公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十二年伐蕩氏取之寧公生十歲立立十二年卒葬西山生子三人長男武公為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魯姬子生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復共令人賊殺出子出子生五歲立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于華

山下居平陽封宮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漢書雍之諸祠自此興二年初伏以狗禦蠱漢書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災德公生三十二歲而立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長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長子宣公立四

年作密畤漢書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與晉戰河陽勝之十二年宣公卒生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穆公漢書秦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迺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穆公平晉亂史書而藏之府而後世皆曰上天○自寧公以下春秋時事以經傳無文附此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始於共和由共和以前不能譜其年也杞有世家言不列於表非以其小微不足稱述邪然杞神明之胄於周為三恪年表削之非也通鑑目錄增之是也列國之事其在春秋甚詳而幽平

以前略不多見顧世家能序其世及而秦晉衛齊鄭

陳之詩列於變風不可以闕遺也故頗采輯著於篇

繹史卷二十八